

云、韩乐然、关山月、赵望云等都专程到敦煌学习古代壁画。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他们的艺术道路。解放后，随着敦煌的交通改善，美术学院的师生更加频繁地到敦煌学习观摹。而近年来，在音乐舞蹈中涌现出一批令人瞩目的作品更是与敦煌艺术有着密切联系，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型舞剧

《丝路画雨》到后来的《敦煌舞》，近年的《千手观音》等，都是继承敦煌艺术应用于当今文艺创作的成功之作。

敦煌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无限丰富的宝库，它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文化源泉，敦煌是永恒的。

再现敦煌之光 ——《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巡礼

刘颖

新年伊始，中国美术馆迎来一场博大精深的展览，这就是与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走近美术馆，映入眼帘的是以千佛壁画图案装饰的美术馆大门，立于门两侧两尊高大的力士复制塑像，独特的装饰、强烈的视觉冲击给予观者以期待。踏着地面装饰的花砖进入展厅，观者将被带入一个由远而近的奇异世界。在一层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9个展厅中，独具匠心的展览设计，一个又一个的精彩场景，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再现了敦煌艺术的盛况。观者可以在此学习历史、了解古代文化、品味佛教艺术，无疑是一道综合性的文化大餐。自魏晋南北朝至元代10个精美的复原洞窟、13尊敦煌彩塑复制品、120

幅敦煌壁画临摹本、9尊敦煌彩塑真品、10件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真迹、10件敦煌花砖等等，都为未曾去过或已经去过敦煌的人们，在现代化的都市中提供了一次真实的敦煌石窟艺术之旅。

辉煌的历史

在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密布着大小不一、错落排列、如蜂窝状的洞窟，绵延1600余米，这就是世界闻名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据文献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沙门乐在此凿建了第一窟，随后，法良禅师在其侧营建伽蓝，而今这两个最早建造的洞窟已是无处寻觅，但是以宣播佛教义理、礼拜佛教偶像为核心的，以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相结合的佛教文化艺术在此留下深深的印迹。经历了自北凉至元十一个朝代的营建，现存的窟群中还保存有490多个洞窟、近5万平方米壁画、3000余身彩塑。石窟的建筑形制多样，有受印度石窟建筑影响而形成的样式，与当时佛教徒修行、巡礼、观想有密切关系。有的洞窟刻意模仿同时代的木构建筑，如佛寺、佛殿等，体现出诸多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因素，并逐渐成为洞窟样式的主流，这些留存的石窟为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具体可考的资料。彩塑是石窟中的主体，有高三十几米的巨像，也有仅十几厘米高的小像。由于积



8. 莫高窟第285窟飞天（西魏）

沙和卵石沉淀粘结而成的砾石岩层不利于雕刻，智慧的古代工匠们就扎木为骨，敷泥造型，以细泥刻画细部，添彩加色，制成生动的佛、菩萨、弟子等形象，并且塑像的内容、样式随时代的发展、佛教信仰的潮流、审美意趣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从早期带有浓厚印度或西域风采逐渐转变为以中原北齐、北周的造像样式为依据的丰满、柔美、优雅的风格，再到唐代写实性强、绚丽豪华的理想化的样式。这些寄托了信徒们对佛国净土的向往、虚拟人物的崇拜的彩塑却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人间的理想追求。第96窟中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建造的“北大像”高达33米，就坚定不移地维护着封建统治者的尊严。与彩塑完美结合为一整体的是绘制在石窟甬道、四壁以及窟顶上壁画，佛教经典、社会风貌被详尽、丰富地表现在壁画中，佛、菩萨、天王、力士等人物的单身画像，表现释迦牟尼佛过去若干世忍辱牺牲、布施救人行善的本生故事画，绘述佛度化众生的因缘故事画，释迦宣讲的佛经的经变画，汉族神话题材图画，出资造窟、绘塑佛像佛画的功德主、供养人、敦煌历史上的高官权贵、高僧等人物画像，以及各式各样的动物、植物装饰纹样等等。经千余年不间断地开凿、绘制、塑造，敦煌石窟艺术完整地呈现出佛教艺术在此区域的发展历程，其价值不仅在于对中国美术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尤其是西北地区历史的研究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无意间被发现，洞中封藏的4至11世纪初约5万件文献、绢画、纸画、法器等各类文物珍宝在世界范围内激起千层波澜，这些惊世宝藏在给敦煌带来了世界性的盛誉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劫难。外国盗宝者纷至沓来，诸多珍宝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国，有的甚至已经消失殆尽，不见踪迹。这无可挽回的损失、痛彻心扉的悲哀刺痛激励着老一辈的艺术家、史学家等不同领域中的学者，争相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陈寅恪先生最早提出了“敦煌学”一词，之后逐渐成为享誉中外的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研究范围逐渐扩大，推而广之，凡与敦煌石室所发现的文献以及敦煌石窟建筑、壁画、雕塑以至敦煌的历史文化等有关的问题，都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敦煌学大辞典》，第17页；敦

煌学”条）在这次展览中所见到的敦煌艺术无疑是该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临摹壁画之价值

敦煌地处中国的西部，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气候变化等等因素都在威胁着这些艺术宝藏的存在，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们都在为维护敦煌石窟的现状而努力着，但是，这些辉煌的壁画、精美的塑像有极大的可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远去，并最终消失。因此，临摹、复制就成为留存这些艺术珍宝的最佳手段。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中，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和艺术家奔赴敦煌，面对千年艺术经典展开临摹、写生和艺术创作。“古风新韵——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创作展”和“面壁生华——艺术名家与敦煌展”两个展项给大家讲述了前辈艺术家们为保护、研究敦煌所作出的种种卓越贡献。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艰苦付出，我们才有了在北京观览敦煌艺术的机会，才有了身临其境的真实体验。设计人员精心挑选的10个复原洞窟，贯穿了敦煌从北凉到元代的千年历史，独具匠心地将临摹、复制的洞窟窟顶、四壁壁画、正壁或侧壁塑像以及地面装饰按洞窟原有的布局完整的呈现，再通过灯光的巧妙装置，洞窟的原始面貌呈真实的现于观者眼前。来到北凉第275窟前，通过低矮的小门，在进入洞窟的那一瞬间，昏暗的灯光让人感觉恍若隔世，仿佛回到了距今遥远的五世纪。正壁是高大的弥勒菩萨交脚坐在狮子座上，两侧壁上部形状不同的龕中是姿态各异的菩萨，这是象征着弥勒菩萨主宰的“兜率天宫”，中原传统雕塑艺术与西域佛教艺术的特征共同体现在尊尊“未来佛”像上。两侧壁下部布满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用血腥的画面宣扬佛教倡导的忍辱牺牲精神。站在洞窟中央，面对着流动的线条、多变的色彩、虚拟的宗教人物，让人不由自主地开始思索，当年的功德主、供养人在这里礼拜观像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情？物换星移，世事变迁，虔诚的信徒们的心情已是无处寻觅，只留下今人在此回顾历史，感叹古人的聪明智慧。

当然，临摹复制敦煌壁画，不仅仅是为了记

录敦煌石窟艺术的原貌 将其展示于公众的面前,更为重要的是艺术家在临摹复制的过程中肩负着的重要责任。探索古代绘画艺术技艺、传承古典绘画美学、寻求当代艺术发展的契机,这些不只是艺术家在绘制作品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观者在解读临摹作品有必要深入了解的方面。留存于世的古代卷轴画中,唐代以前的作品今人已是无缘再见,敦煌壁画的存在则提供了了解、研究唐以前的绘画状况的可能。因为古代艺术工匠千年来不间断地创造,敦煌石窟艺术已然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和文化史的源头,敦煌壁画临摹无疑是研究、传承古代绘画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在展览中见到了常书泓、史苇湘、李浴、常沙娜、欧阳琳、霍熙亮、高鹏等等艺术家们的临摹作品,其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北魏第263窟“降魔变”是段文杰先生的临摹作品,画面表现释迦牟尼于菩提树下深入禅定 降伏魔军 即将成道的场面,曲折复杂的情节被巧妙地组合在同一画面上。画面中秀劲圆润的线描,细腻柔和的凹凸法晕染,无不体现了对古代绘画技艺的探索与传承。在临摹作品的对面是同一幅“降魔变”复原临摹作品,通过对原作进行科学的分析、深入研究,段先生力图还原色彩的本来面貌,增强色彩的张力与表现力,生动地展现画面的动态场景。这类复原临摹也成为研究敦煌艺术中的不可或缺探索手段,不管是绘画技艺还是复原作品都向接近壁画真实的原貌迈进了一大步。

敦煌石窟永久的留存在曾经喧嚣一时、负载贸易交流、文化传播重任的古代丝路上,它不仅是中国人的珍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址,但是壁画和彩塑的不可移动性限制了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外来佛教文化及融合而成的汉地佛教文化艺术珍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和传播,不断深入地揭示和解读敦煌石窟艺术也需要更为系统和广泛的学术交流,这些难能可贵的临摹作品就被赋予了另一种价值,使得更广泛的展示、传播敦煌石窟艺术成为现实。

色彩的审美意趣

敦煌艺术展览为观者展现了一个色彩纷呈的

世界,在或艳丽、或淡雅,或青绿叠晕、或沥粉堆金的画面中感受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色彩的追求及审美意趣,并以现代人的审美眼光品味其色彩的韵味。艺术家们常说色彩如同绘画之生命,敦煌壁画就十分重视赋彩、布色的技巧。北朝时期画风淳朴,多用青、绿、黑、白、赭红、朱砂等颜色涂色,表现笔意粗犷,大度洒落而有生气。隋唐之际更加注重色彩自身的作用,金碧辉煌、对比强烈、丰富协调的色调表现了大唐国人的审美情趣。蒙元时期,传统绘画技法与蒙、藏等民族绘画技法相结合,在淡施晕染的画面中再次创造了敦煌艺术的高峰。敦煌壁画采用的是矿物质颜料和植物颜料,由工匠们手工配制而成,各朝代的壁画色彩均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历朝艺术工匠们对色彩的领悟与各时代审美意趣。由于时代久远,有的壁画色彩依旧鲜亮,有的已经剥落褪色,有的甚至被熏黑变色,其最初的色彩面貌已是无从得知。在临摹作品中我们看到,有色块的地方被复制,壁面的裂纹、脱色露出的泥皮也同样被复制下来,在我看来因褪色、变色、龟裂的画面所显现出的古朴敦厚的味道令人产生更多的遐想,在享受色彩带来的视觉愉悦的同时也能以心灵去感悟到历史的沧桑。很高兴有人这样认为,敦煌壁画无论是绚丽悦目还是简淡多变的色彩,几乎都是本本丰美的传统色谱。中国传统绘画不只是体现水与墨、白与黑的墨韵色章,也强调随类赋彩,用丰富多变的色彩表达对大千世界的认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敦煌壁画的色彩始终蕴含着传统绘画的色彩观。因变色而暗淡的画面也许在无意间更加符合现代人简约雅淡的审美愿望及对历史文化感的追求。我们可以想象,当洞外的光线映照画面上,光色变化的现象、色彩明暗强弱的微妙表现给观者的体悟是虚幻的宗教所建构的、无法用语言详细述说的世俗的美。

敦煌壁画、雕塑、藏经洞中的文献从遥远的西北来到了北京中国美术馆,它所吸引的参观人群有大人、小孩,老年人、年轻人,穿着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以及众多的外国友人。我身边的许多朋友不止一次前往美术馆参观展览。踊跃的参观者和他们积极的态度已经为这些临摹作品的存在价值做了最好的注解。